

楔子：偷食面包的鸟儿

数羊没有用。

加布里尔翻过身，叹了一口气。他听着克莱尔的呼吸声，想随着声音入睡。

这也没用。他的女朋友睡在他身旁，但他心里却一直想着楼下那个不停喝酒的人——杰瑞德，他最好的朋友。

又叹了一口气，加布里尔坐起来，把手指插进头发里。他屏住呼吸，竖起耳朵。整间房寂静无声。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，也许杰瑞德已经去睡觉了。

他也有可能还坐在壁炉前喝酒。

加布里尔看着门，绷紧了下巴。

他不该这样的，他不该下楼。这样无济于事，他帮不了杰瑞德。

毕竟，他就是杰瑞德喝酒的原因。

“你看不出这有多残忍吗？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吗？他都要崩溃了。”杰瑞德堂弟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回响，一遍又一遍，每一个字都敲打在他的太阳穴上。

加布里尔闭上眼，想屏蔽这些声音。他不是有意要和亚历山大说他知道杰瑞德对他的感觉的，他不应该跟任何人说。杰瑞德不该知道加布里尔其实已经察觉了。现在，加布里尔一

直担心着。虽然亚历山大保证不跟杰瑞德说，但加布里尔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相信他——他当晚早些时候看起来很生气。

“他不是你的父母，不是你的哥哥，也不是什么苦行僧。他是个生理健康的男人。如果你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爱他的话，就别再当一个自私的小混蛋，放他走吧。”

亚历山大当然是对的了。加布里尔是直男，有心爱的女朋友，他给不了杰瑞德想要的。他应该告诉杰瑞德，他已经知道杰瑞德对他的感情了，这样才是对的——他们俩是不可能的。他应该善良一点儿，放杰瑞德走，让他去爱另一个人。

但是，杰瑞德不能离开他。只要想到他会离开，他的胃就立刻纠成一团，惊惶之感贯穿全身。天呐，他真是太糟糕了。他跟亚历山大说的都是事实：他真庆幸自己不是同性恋。他现在还没有对杰瑞德有那种感觉，就已经这么需要和依赖他了，如果他真的对杰瑞德有那种感觉的话，真不知道他会黏人到什么程度。现在的他已经够夸张的了。

妈的，有没有搞错。他是个冉冉升起的足球明星，身家百万。他不该有这种感觉才对。他已经不是个少年了，也不再瘫痪了，不该还把杰瑞德当成他的精神支柱。

他十六岁时，在一场无关紧要的美国友谊赛中伤了脊椎。俱乐部把他送进一家康复中心，杰瑞德就在那里实习，被派来当他的理疗师。漫长的十七个月里，杰瑞德就是他的整个世界：他握着加布里尔的手，协助他移动自己的四肢，帮他抹去额头上的汗水，鼓励他，夸奖他每一个微小的进步。每个人都觉得加布里尔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，就这么结束了一连医生也不乐观，觉得他再次行走的可能性很小，更别说重

返球场了——但是杰瑞德让他相信，他可以恢复，而且他真的做到了。他终于跨出了第一步而没有摔倒的那一天，杰瑞德紧紧抱住了他，带着满满的骄傲轻声说：“真是我的好孩子。”就这样，加布里尔不打算放他走了，杰瑞德是他的。他根本不知道没了他自己该怎么办。

他还是无法放手。他现在或许已经二十岁了，或许已经可以行走了，或许还当上了英格兰顶级足球俱乐部的明星球员，但是他对杰瑞德的感情还是没有改变。只有杰瑞德在他身边时，他才能真正地感到安心，如果几天见不到杰瑞德，他就会开始感到慌张和焦躁——这很不健康，严重到他无法向俱乐部的心理专家坦白。他们会觉得他疯了，这么说也没错。

该死的，杰瑞德打算放假回美国和家人一起过，他居然想要一起去，真是疯了。说是幸运也好，不幸也罢，好巧不巧，他正好关节轻微受伤，需要调养，不然他不可能在赛季离开英国。他不想带上他的女朋友，但是又不好跟克莱尔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想带上她。克莱尔不知道杰瑞德对自己的感情，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会让杰瑞德痛苦。

加布里尔捏住自己的鼻梁。妈的，为什么事情总是那么复杂啊？

要是杰瑞德没有对他产生那种感情就好了.....

只是.....

只是他其实也.....

不是很介意。

这个让人尴尬羞耻的事实让加布里尔双颊发热。他知道这样真的很自私。杰瑞德喜欢他却得不到回应，他不可能感到开心——他确实不开心。杰瑞德是他见过最善良的人，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值得收获幸福。但是加布里尔无法否认，杰瑞德没有爱上其他人，他心里还是有点高兴的。如果要他说白点，在他发现杰瑞德喜欢他之前，他还很害怕杰瑞德会爱上哪个配不上他的笨蛋，担心那个笨蛋会把杰瑞德从他这儿抢走。现在没人能抢走杰瑞德了。

加布里尔愁眉苦脸地摇摇头，有时候，这种自私的想法会让他感到恶心。也许大英媒体说得在理：有可能他真的就是个自大的混蛋。

一只狗在外面嚎叫了一声。

叫声持续了一会儿，加布里尔感到一股不安的战栗感扫过身体。这声音让他想起了以前在乌克兰孤儿院度过的好几个冷夜，他在薄薄的毯子下蜷缩身体，渴望着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。杰瑞德出现之前，他从未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虽然说，有那么三年，他的养父母杜瓦夫妇，算是一属于他的。他们还算和善，但并不算是称职的父母：他们总是忙着穿梭在世界各地当志愿者，却很少关注自己领养的孩子。加布里尔从来没能对他们滋生出爱，当他得知养父母的死讯，他唯一的感受竟是无感，他也曾经好奇过，这对他这个人的性格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他曾经怀疑自己的神经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是不是没有爱他人的能力。他现在不怀疑了。他可以去爱，他爱克莱尔，还爱杰瑞德。他爱杰瑞德爱得太过分，爱得浑身不对劲。

那只狗又在外边哀切地嚎了一声。孤独感从他身体深处钻了

出来，像个好久不见的朋友。出现的不仅仅是孤独，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东西：恐惧。

为了不吵醒克莱尔，加布里尔小心翼翼地溜下床，离开卧室。

小屋的二楼一片漆黑。他走下楼梯，赤裸的双足接触冰冷的地面，让他稍微抖了一下。

壁炉里的火焰几近熄灭，灰烬闪着余光，温暖不了客厅。杰瑞德坐在壁炉旁的沙发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一瓶喝了一半的酒。

加布里尔走近了一些，目光游走在熟悉的五官上，看着他方正的下巴上那些黑色胡渣。杰瑞德的睡颜很安详，不见任何纠结和忧虑，但就算睡着了，他看起来还是有些悲伤和沮丧。

加布里尔喉咙发紧。

风呼啸着，暴风雪仍在屋外肆虐。

他挨着杰瑞德坐进沙发，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让杰瑞德身上熟悉的气息包围着自己。通常这样他就会冷静下来，但是这次，他身体内部的恐惧却变得越来越深。

他会失去杰瑞德，这是早晚的事，杰瑞德最终会觉得自已坚持不下去了，他会离开他。

加布里尔往杰瑞德那边又挨近了一些，抱住他的腰。

杰瑞德惊醒了。“加布？”他声音嘶哑地喃喃道。“你在这儿干嘛？”

“我睡不着，”加布里尔说，“你知道我讨厌暴风雪的，而且这间屋子好冷，我快冻死了。”

“所以说你要待在温暖的床铺上啊。”杰瑞德说。

他听起来没有醉意。他睡多久了？

加布里尔只是随意嘟囔了几句，又往杰瑞德那儿挤了一下。杰瑞德的味道真好闻，他的味道一直都很好闻。

“熊抱狂魔。”杰瑞德轻笑了一声说。

“闭嘴，我冷而已。”

杰瑞德把手臂环在他的身上，把他拉到大腿上来。

加布里尔满足地叹了一口气，现在他感觉暖暖的了。“嗯，好多了。”他埋在杰瑞德的颈窝里说。

“我这就是伺候人的命。”杰瑞德干巴巴地说。

加布里尔奇怪杰瑞德是怎么做到的。他怎么能装这么久？他怎么还能对克莱尔那么好？这一定很艰难——也很费力。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的。杰瑞德是他见过最坚强的人，但是每个人都有崩断的时候。每个人都会的。

加布里尔盯着一簇余火中闪着红光的灰烬。最近，克莱尔一直在提结婚和生孩子的事情。他已经尽力去避开那些话题，

但是不可能在不伤害她的情况下一直这样推脱。他不是不爱克莱尔，他爱她。他也不是不想要孩子，他想要的。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直是他的梦想，但是他们都还这么年轻，急什么？

而且如果他真的遂了她的愿，杰瑞德会.....杰瑞德会留下来吗？他能这样对杰瑞德吗？

放他走吧。亚历山大严厉而愤怒的声音又出现了。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就不要当自私的混蛋，放他走。

加布里尔缩着身子，收紧了环在杰瑞德腰部的手。

一只温暖而有力的手落在他的颈后。“加布里尔？”杰瑞德的声音变得有些严肃，带着担心。

加布里尔逼自己尽量不去靠近他的触摸。“他们说对，是吧，我就是个混蛋。”

杰瑞德定住了。

屋外，暴风扬起的白雪拍打在窗上。

“好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杰瑞德缓缓说。

加布里尔摇摇头。“别管了，那个.....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“答应什么？”杰瑞德的手指在他的发丝中穿梭。

别离开我。

他没说出来。他说不出口，因为会引起杰瑞德的怀疑。他说不出口，怕自己像个贪婪的小孩儿。

“你后悔搬到英国吗？”加布里尔换了个问题。他们还没聊过这件事。对，加布里尔所在的足球俱乐部对加布里尔奇迹般的康复刮目相看，把杰瑞德挖了过来。但是他知道杰瑞德主要是为了他，才在实习结束后来英国。这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，这两年他们朝夕相处，加布里尔从来没问过他这个问题。他太怕，不敢问。

然而现在，杰瑞德的沉默让他感到害怕。他后悔吗？他为了他来到另一个国家，好几年来，一直与家人聚少离多。

“不，”杰瑞德终于回道，声音有些急促，“我不后悔。”

“你永远都不会后悔吗？”

“说‘永远’和‘绝不’什么的都太幼稚了，”杰瑞德安静地说，“你也不小了。”

加布里尔咬紧了后牙，真的感到腹部痛了起来。此时，他才察觉到时钟行走的声音是如此刺耳，时间，慢慢流逝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所以他只能做自己在感到失落、生气或难过时唯一会做的事：闭上眼睛，挤进杰瑞德的怀里，假装所有的问题都不存在。

只要杰瑞德还在，他就能做到。

只要杰瑞德还在。

时间依旧在流逝。

第一章：毁灭

六个月后

每到这个时候，杰瑞德·谢尔登就会讨厌自己的工作。尽管身在超级联赛的顶级足球俱乐部，还担任队医团的主任，受人敬仰，但每当他看着电脑屏幕，艰难地记下那些无法继续为俱乐部踢球的少年球员的伤病，他就讨厌这份工作。早知道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要坐在办公桌前写公文的话，杰瑞德就会在一年前切尔西的领导给他升职机会时好好考虑一下了。

电话响了。

杰瑞德的视线没有离开电脑屏幕，接了电话。“瑞贝卡，我说过不要打扰我.....”

“我知道，”他的秘书说着，压低了声音，“但是你的那位来了。”

杰瑞德看了一眼门口。“我不知道你在说谁。”

他连看都不用看就知道瑞贝卡在白眼。“五英尺九note，暗金色的头发，可爱的绿眼睛，脾气还很不好的那位啊。加布，加布里尔·杜瓦，想起来了吗？”

“你越来越坏了，贝卡。”

“我坏？才没有呢。快让他进去吧，好吗？他快把我烦死了。他就是不明白你的办公室不是想进就能进的。”

杰瑞德忍不住笑了。这听起来很加布里尔。“你没跟他说我很忙吗？”

“我说了。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？‘但是来的人是我诶。’好像他就不用守规矩一样。”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语气中的厌恶。

杰瑞德的笑容消失了。“别说了，瑞贝卡。让他进来。”杰瑞德挂了电话，不太高兴。他知道瑞贝卡是好意，她只是对他有点过度保护，而且本来就不喜欢加布里尔。确实，加布不是个贴心的人：他在自己不关心的人面前就是有点任性——而他对大部分人都不太关心——但是他在重视的几个人面前还是挺听话的。

门开了，加布里尔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，还穿着蓝色的训练服。他唰地一下坐在杰瑞德桌前的大椅子上。

“你不是应该去训练吗？”杰瑞德问。虽然加布里尔是球队的明星球员之一，但他也不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翘掉训练。

“确实。”

“你受伤了？”

加布里尔的牙齿咬住了下唇。“上周被撞倒之后我的后腰就有点痛，需要按摩一下。”

杰瑞德看了他一会儿，他对加布里尔的身体的了解胜过对自己的，他所谓的痛根本就不存在，加布里尔就是想做按摩而已。他经常在自己需要安慰但嘴上又不肯承认的时候来求按摩。

“朗恩是今天值班的理疗师，”杰瑞德轻柔地说，“叫他吧。”

加布里尔皱起眉头。

杰瑞德笑了一声。“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理疗师了，对吧？”

加布里尔噗嗤一笑。“怎么，升职以后就嫌弃做微小的工作了？”

“没错。”杰瑞德站起来，往室内的诊疗室走去。“行了，过来吧。脱掉衣服，睡到床上来。”

等他拿出按摩油的时候，加布里尔早就在床上躺好了。

杰瑞德把油涂满手掌，将油在加布里尔的背上抹开，顺着他肩胛骨的弧度滑下，技巧娴熟。

加布里尔满足地叹了一口气，放松下来。

杰瑞德专注地按摩肌肉上肿胀的硬结，试着不去理会他手下

洁白无瑕的肌肤。加布里尔背结实又强壮，肌肉呈现健康的线条。杰瑞德的视线随着加布里尔背部优美的曲线，来到他薄薄的蓝色短裤下那挺翘的臀部。

杰瑞德咬咬牙，移开视线，清了清嗓子。“所以，怎么又不开心了？”

加布里尔的身体绷紧了一下，然后在加布里尔按摩他的后腰时慢慢放松下来。“教练想把我放到右锋的位置。”

杰瑞德皱起眉。加布里尔是欧洲球坛的顶级边锋之一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唯独不喜欢做右边锋，他总是做左边锋。一直都这样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加布里尔不服气地说。“还不是因为那个足坛金童。”

杰瑞德带着笑意说：“他是你哥哥，加布。”

“不，他不是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”

“血缘关系不重要。”杰瑞德说。

“那你跟他说去啊。他总是不停地提醒媒体他是英国人而我是法国人——或者乌克兰人——他爱说我是什么就是什么。”

杰瑞德暗自摇头。他一直搞不懂为什么加布里尔和他的养兄——崔斯坦——总是争个不停。他们有很多共同点，不仅同岁还都是孤儿，都喜欢足球而且资质都很优秀，但他们就是容不

下彼此。也许问题在于加布里尔和崔斯坦像兄弟一样相处的时间不长：他们的养父母杜瓦夫妇在他们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他们俩都被远亲收养，但对方并不怎么想抚养两个熊孩子，更何况这俩熊孩子跟自己还没有血缘关系。为了扔掉烫手山芋，亲戚们就把他们都送进法国足球俱乐部的少年班训练。六年一晃而过，兄弟两人都被切尔西队的球探相中了。杰瑞德觉得这还挺讽刺的，加布里尔和崔斯坦互相看不顺眼，但是总是不得不同处一个屋檐之下，就算到了英国情况也没有改变。

“这次崔斯坦又做了什么？”杰瑞德问，又从头开始按摩。
“就算教练决定把他放到你平常的位置，也不是他的错。”

加布里尔嗤了一声。“这话你也信？他觊觎我的位置很久了。从来不传球给我，还总想让我难堪，所有人都喜欢他，因为他讨人喜欢又是英格兰人，你也知道的。英国媒体就是喜欢搞大新闻，然后说我挡了未来英格兰大球星的发展之路。”加布里尔轻蔑地说。“那个混蛋一直火上浇油，跟媒体说自己如果在左边锋的话会踢得更好。”

杰瑞德在加布里尔的整个后背滑动。“崔斯坦不坏，我觉得他真的没那个意思。”

“没有个头啊！”他感觉加布里尔的肌肉在手下僵住了。“他就是爱操纵别人的小贱人。为什么只有我看出来了啊？明明是个两面派的马屁精，但大家居然都觉得他是好人，连你也这样！我还以为……”加布里尔的声音变得紧紧的。“我以为你会跟我统一战线呢，不过你平时也对他这么好。”

杰瑞德停下按摩，盯着他的暗金色头发下的后脑勺。“我是

这个足球俱乐部的高级医师，”他慢慢说，“而他是队里的明星球员，对他好是我的职责，我要保证他处在最佳状态。”他也不知道自己干嘛要解释那么多，他根本不需要跟加布里尔解释。认真地说，加布里尔只是他照顾的七十八名大大小小的运动员之中的一个而已，他怎么对待其他球员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。

但显然加布里尔不是这么想的。“我不想让你对他好。”

杰瑞德眨眨眼。“什么？”

加布里尔翻过身，撇下嘴角，一副不高兴的样子。“你难道没发觉他一碰上你就特别黏糊么？我了解他，他这么黏糊都是有目的的。”

杰瑞德长叹一口气。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，加布里尔对自己的东西有很强的占有欲。他很少提及自己小时候在乌克兰的生活——他说自己不记得了——但杰瑞德能猜得到。乌克兰的孤儿院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加布里尔小时候几乎什么都没有，习惯了死守着属于自己的那点东西，容易感到嫉妒也是正常的。现在加布里尔已经不是个孩子了，他也还是老样子，占有欲不输以往。大家都知道加布里尔·杜瓦不喜欢分享，在球场上他表现也很明显：他很自私，不服从安排，总是想一个人进球。所以他总是各大媒体攻击的目标，人人都讨厌他，连佩服他的人都不情不愿的。

杰瑞德被康复中心派来当加布里尔的理疗师时，他早就听闻这孩子不好相处了。说实话，他对这个任务根本提不起兴致来。实习本来就很累，他不想照顾一个爱撒泼的瘫痪少年。而且，他讨厌照顾加布里尔这种病例：康复的希望渺茫，他

基本帮不上忙。

但第一次见到这个消瘦少年一动不动地盖着被子，睁着大大的绿眼睛时，他们之间的医患关系就越界了，就算他再不情愿也没办法。医生和患者之间有不能逾越的界限，明知道康复希望不大，还给对方希望，就是禁忌之一，但是杰瑞德控制不住自己。他无法对这个男孩说他再也无法行走，无法劝他习惯残疾的身体。他真的说不出口。这个苍白而古怪的男孩莫名其妙地挑起了他内心深处的保护欲，他想看到他的笑容，想看到他高兴起来，想看到他恢复健康。这些想法都变成了执念，在接下来的十七个月里，杰瑞德把自己难得的闲暇时光都花在了加布里尔身上。这个男孩真的很难缠，但是杰瑞德不在意。加布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（像小狗狗一样，杰瑞德怜爱地想着），需要帮助和安慰，却又不开口。经过反复尝试，杰瑞德终于学会如何管教他了。加布里尔一发脾气，他就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；加布里尔觉得“这根本没用”而拒绝训练的时候，他就叫他胆小鬼，说他是懦夫；加布里尔心情忧郁开始放弃希望时，杰瑞德就会把他拉过来抱住他，轻声哄他，说些有的没的，直到加布里尔笑起来，又找回固执的信念，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
然后光有信念还不够——这么说吧，加布里尔的康复是个医学奇迹，但是如果加布里尔没有坚持下去的话，这个奇迹也是不会发生的。加布里尔自己走了几步而且没有摔倒的那天，他紧紧抱住杰瑞德，埋在他的颈窝里深情地对他小声说：“没有你我根本做不到。爱你。”

杰瑞德愣在原地，感觉身体忽冷忽热。他知道这只是一句无心的表白，患者经常会对主治医生产生感情，尤其像加布里尔这种情况：他身处异国，只有杰瑞德陪着他。在加布里尔

入住康复中心的这几个月里，除了俱乐部的几个人之外，没有人来探望过他。所以加布里尔会对他产生依恋一点儿也不奇怪。

但杰瑞德对这个男孩的依恋却强烈得超乎意料，虽然……用“依恋”这个词已经不对了。产生依恋虽然很不专业，但还可以谅解，而他对这个十七岁的伤患，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少年的感情——真的是不能谅解的。

加布里尔康复出院的那天他可谓是悲喜交加，因为加布里尔就要回英国了。那天晚上，杰瑞德去了一家酒吧，大醉了一场。他几乎不记得之后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记得他带着宿醉醒来，看到身边躺着一个浑身赤裸的陌生人——顶着一张娃娃脸，有一头暗金色的头发，绿色的眼睛。

“杰？”

杰瑞德抖了一下，赶紧把回忆赶出脑海，像往常一样隔离这些画面，他很早之前就掌握了这个方法。他一边叹气，一边离开按摩床，来到水池清洗双手。“你知道这是无理取闹，加夫里尔。”加布里尔不喜欢杰瑞德叫他的乌克兰语名字，但每次这样，都能逼他注意自己说的话。杰瑞德知道他不是讨厌这个名字本身，而是讨厌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。杰瑞德是喜欢这个名字，但是他很少这么叫他——加布里尔不喜欢回忆起童年的时光。据杰瑞德所知，这是加布里尔寥寥几个还能记住的母语词之一，他现在不仅有了新名字，还几乎完全是个法国人了。

“你不能教我怎么对待我的患者。”杰瑞德补了一句。

“但是——”

“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一阵沉默。

接着，他说：

“因为你是我的。”

杰瑞德的心跳漏了一拍，他对自己说，别傻了，这只是加布里尔为了跟他哥哥竞争而故意说的话而已。

杰瑞德走回办公桌，坐下来，装作在看屏幕。“回去训练，别打扰我了，加布里尔。我在工作，你也该去做你的工作，而且，我不像你，在球场上追着一个球跑来跑去就能赚到几百万。”

加布里尔笑了，杰瑞德听到他砰地一声跳下床，大步走回办公室。

“杰。”他软绵绵地叫他。

“不。”

“拜托。”

“我说了不行了，真是无理取闹。”

加布里尔只穿着短裤，拿着上衣，绕过桌子。

杰瑞德抱起双臂。

“我又不是要你欺负他或者怎样，”加布里尔一手勾住他的肩膀贴着他，“只要别相信他就好，行吗？他太狡猾了。”

他温暖的吐息刷过杰瑞德的耳侧，身上的味道充斥着他的鼻腔，裸露的肌肤贴在杰瑞德的臂膀上。

杰瑞德继续空洞地看着报告，尽力平复自己的呼吸。

加布里尔叹了一口气，鼻子顶着杰瑞德的侧脸。“我只是——不放心他和你待在一块儿。答应我会提防他，别让他像对待别人一样牵着你的鼻子走。”

杰瑞德差点没笑出来。他是个健康的有需求的男人，而且又不瞎——崔斯坦确实长得特别好看，还公开和他调情——但真要说的话，加布里尔才是那个牵着他鼻子走的人。

“你保证。”加布里尔求他。

“我保证。”杰瑞德回答他，表示妥协。他早就从自己可以拒绝加布里尔的幻觉中走出来了，他受不了加布里尔那种不安的声音。别人都觉得加布里尔是自大傲慢，什么都不在乎的人，但是他们都看走眼了，加布里尔只是善于隐藏自己脆弱的一面，有时隐藏得太好了。

但是，杰瑞德不会对加布里尔的缺点视而不见。加布里尔绝对不是个完美的天使，他有着自私放纵的本性，占有欲实在太强，碰上自己讨厌的人就会变得不可理喻。加布里尔不服输的坏脾气尽人皆知，如果队伍输了比赛，加布里尔就会散发怨气让人无法靠近。他不会退让，遇到不顺的事就会像个

小婴儿似的发脾气，撒泼咒骂。但是这些表象的背后，是他掩藏的脆弱，杰瑞德只想要把他圈在怀里，保护他不受外界的伤害。

他想要对加布里尔做的事还有很多，杰瑞德悲催地承认。

咬紧下巴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前方，任加布里尔抱着他。“谢谢你。”他喃喃地说，嘴唇轻啄了一下杰瑞德的耳朵。

太过分了。有时候杰瑞德真想揍他一拳。但最后他还是选择单手勾住加布里尔把他拉近。他尽情感受着加布里尔贴着他的身体的感觉，沉醉在他的气息中，他是个溺水之人，而加布里尔的味道犹如赖以生存的空气。这是一种奇异的折磨：他如此靠近他，却又永远无法得到他。“别把我勒死了，快回去训练吧。”

加布里尔笑嘻嘻地直起腰。“训练结束后我会再来的，别丢下我一个人走啊。”他捏了一下杰瑞德的脸蛋。

然后就这么走了。

加布里尔带上门走后，房间立刻陷入了寂静。室内就这么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如此空旷。刚才加布里尔亲过的那片肌肤还微微有些触电般的感受。

“你应该告诉他。”

杰瑞德抬头一看，瑞贝卡正倚在门框上，眉头紧皱。

他的视线回到电脑上。“为什么要告诉他？”坦白毫无意义，只会让他们变得很尴尬而已。加布里尔是爱他，而且跟他在

一起太过亲昵，但他是个彻底的直男。他有漂亮的女友，也很爱她。杰瑞德只是他的朋友，仅此而已。

瑞贝卡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“那就向前看吧，杰瑞德。你值得更好的人，你可以找个比他更好的！看看你，长成这样居然还能单身？都多少年了？三年？四年？”

“我有出去玩，我也有约。”偶尔罢了。

瑞贝卡一脸不可思议地说：“你难道约约炮就满足了？你难道不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吗？找个你爱的——也爱你的人不行吗？找个——”

“够了，贝卡。”他出声阻止了她。

“已经好几年了，杰瑞德。你还能再撑几年？你也知道他女朋友已经开始念叨结婚生小孩儿的事情了。他那个没神经的人，什么都察觉不出来，我敢肯定他会让你去当伴郎。到时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屏幕上的数字忽然变得有些模糊。到时我会和平常一样。他本来打算这么说的，但他的喉咙却痛苦得发紧。

“行了，”他打断她，“让我一个人静静。”

她摇摇头，关上了门，她走后，杰瑞德又一个人陷入了思考。

他向后靠上椅背，闭上眼。瑞贝卡说得对极了：这是没希望的爱，他该放弃了。亚历山大，他的堂弟，半年前知道这件事后也是这么说的。亚历山大想让他离开英国——离开加布里

尔一回美国去。

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加布里尔，杰瑞德一开始就不会离开美国。他为了这个已经深入他骨髓的年轻人，离开家，离开所有熟悉的人，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和他隔海相望的场景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，与他如此接近却比想象中要痛苦。看着加布里尔迷上克莱尔，他有多少幻想都破灭了。

他这么做真的毫无意义，他应该回家。问题是，美国对他来说也不再像家了。

电话又响了。

“又怎么了，瑞贝卡？”杰瑞德问。

“梅维斯先生想和你谈谈。”

杰瑞德皱起眉。“让他进来。”

他挺直坐好，保罗·梅维斯随后进入房间。

“保罗。”杰瑞德轻声招呼，有些惊讶。保罗是个尽责的教练，很少在训练球员时离开。“坐吧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男人重重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，眉头紧皱。“我来是因为杜瓦。哦，当然是指加布里尔。崔斯坦一直表现得很好，不像他弟弟。”

杰瑞德尽力保持面无表情。“加布里尔怎么了？”

保罗在胸前交叉双臂。“你认真的？你难道没发现他最近很

难搞吗？你比我了解他，所以我以为你会第一个察觉到。”

杰瑞德皱起的眉头又加深了一些。他绞尽脑汁，努力回想加布里尔的行为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但是他找不出来。其实，加布里尔最近都挺乖的，他看起来正在努力管好自己的脾气。

“你在说什么啊？”杰瑞德问。

保罗挑起眉毛。“难道他在你身边就不会随便发脾气？”

“他不会，”杰瑞德说，“而且恰恰相反，他很乖。”

保罗摇摇头。“他最近几个月真的很不可理喻。他总是不服从我的安排，还和其他球员争吵，搞得更衣室乌烟瘴气的。”

“这不像他啊。”杰瑞德慢慢说道。加布里尔在球场上是有些固执和自私，但还是挺有合作精神的，他知道更衣室的良好氛围很重要。

“我知道。”保罗撇撇嘴。“我以为他那股劲已经过了——不管到底出了什么事——但现在看来他是越来越暴躁。一点点小事就能让他发火，甚至开始和其他球员发生肢体冲突，今早还对球迷和记者耍脾气。”

杰瑞德越听越不敢相信自已居然没看出来。也有可能是加布里尔刻意不让他发现自己的情绪，这样就更不妙了。

“你把他放到右边锋，搞得他不太高兴，”杰瑞德说，“可能是为了这事。”

“不，这只是他暴躁的后果，但不是他暴躁的原因。”

“你和他谈过了吗？问过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保罗一脸苦相。“我试过了，但是你也知道他的性格的。我一说，他就装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”他摇头。“如果队伍不受影响，我是不会管他的，但是现在事情变成这样，我就不能放着不管了。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因为要当爸爸了压力大，但是.....”

“当爸爸？”杰瑞德说。

“是啊，他毕竟是个年轻人。我知道好多球员年纪轻轻就当爸了，但我个人认为，加布里尔完全没有准备好。”

“你是怎么——你怎么知道怀孕的事情的？”杰瑞德几乎认不出自己的声音，现在除了耳朵里鼓动的心跳声他什么也听不到。

保罗轻蔑地哼了一声。“反正不是他说的。我是不小心听到他和兰伯特说的话才知道的。我觉得应该只有兰伯特、我——当然还有你知道这事。他大概好几个月前就告诉你他女朋友怀孕了，对吧？”

杰瑞德没有回答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保罗说，“你能劝劝他吗？如果他还是屡教不改，我就要罚他坐板凳了，我才懒得管他是什么全国顶尖边锋呢。”

杰瑞德觉得自己好像点了点头，因为保罗站起来离开了。

门关上时，杰瑞德一动不动。

他就这样，呆呆地坐着。

(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文，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。)